

# 征 鴻 絮 語 (一)

趙 筱 梅

## 應邀赴會飛越重洋

今年(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年初，接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的來函，邀請我出席七月上旬舉行的第一屆同學聯誼會。

談起我與「東西文化中心」的接觸，要追溯到民國五十九年，那時我國旅業管理學會改組，因我主持的「西湖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設有觀光科，我個人對旅遊觀光事業也有研究與推廣的興趣，因此，承朋友們的不棄，推舉我擔任「中華民國旅業管理學會」的會長，爲了不負朋友們的期望，配合國家積極發展觀光事業的政策，甚願自己能在這個崗位上，盡其棉薄。恰巧東西文化中心正舉辦「觀光旅遊管理人員研習會」，我國觀光界朋友，多願前往參加，我想旅遊觀光事業在我國究竟屬於新興的行業，需要在學術上吸收一些新的知識觀念作爲推行政策的參考指導，因此，才使我與「東西文化中心」有所接觸，而且日益頻繁。數年以來，我在旅管學會的崗位上舉辦過兩期「觀光英語訓練班」，由觀光局的贊助，聘請專家來台擔任講座。西湖職校方面，也聘請他們充當顧問，聘使往還從未間斷。更難得的

是，這些外籍專家學者對我國非常友善，在彼此掏誠合作下，他們對我國觀光事業發展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此次，接到邀請後，與旅業界朋友們連絡，他們多不知其事，也未接到邀請函，想來可能是因爲我主持學校與學會的原故，而僅邀我一人參加。另外想到自 蔣總統夫人去年赴美養病後，身體康復情形如何，一直懸念不已。趁此方便，專誠繞道紐約，也許可以獲得謁見的機會。況且近來國際政治捐客活動驚張增長，國步多艱，有機會赴國外拓展一點國民外交，也是每個國民應盡的本份，有這樣多理由，才促成了我屆時前去的決心。

六月卅日，在衆親友的祝福下乘機啓程，經東京、紐約轉飛夏威夷。

自東京起飛，即進入長途飛行，隆隆機聲，總使我不易成眠，眼看着隣座婦人鼾然大睡的福相，真令人羨煞。此時飛行高度當在萬呎以上，憑窗眺望，晴空萬里，太陽像鑲鉗在無邊藍天中的大火球，威風凜凜，唯我獨尊的傲視着萬物。朵朵白雲，散漫的在機翼下飄浮來去，是那麽悠閑，那麽捲舒自在，此外視野所及，是無垠的海

洋了，平靜的水面一直延展到天的盡頭，碧海藍天，混然一體，我忽然感覺到在此茫茫宇宙中，個人是多麼渺小。

飛機至芝加哥稍停，辦理入境檢查，海關人員查得很嚴，首先問我有沒有攜帶農產品，我答覆說：「我不是農婦，何來農產品。」繼而又問我有沒有攜帶肉類，我再答覆：「我已經很够胖了，多年來已不敢吃肉。」他聽我如此說，不禁笑逐顏開，連連說「OK、OK」，嗣又發現我手提袋裏有幾個茶葉蛋，是我的侄兒托帶給朋友的，黑呼呼的，海關人員不知是什麼，我連忙解釋：「這是我國特別有名的茶葉蛋，用茶葉與其他作料煮熟的，味道極美。」說着就急忙取了一個請他品嚐品嚐，如此一來，這位先生可樂極了，並且告訴我雞蛋是絕對不能進關的。接着要過檢查護照的一關，檢查員是一位老者，他看我身後站着一位商人，一句英語不會，要靠我幫忙，所以先不看護照，一再盤問我是不是自大陸匪區來的？我輕鬆的聳聳肩，笑一笑說：「這用不到解釋的，從大陸匪區來的人，有如此的笑容，有如此的自由嗎？我是從中華民國的台灣來此，參加開會的。」至此他方很友善而禮貌的放我

過關。

芝加哥的空運交通本極頻繁，這時又加接近美國的國慶，所以更特別忙碌，我們過此，接受入境檢查，等候了三個多小時，當繼續飛到達紐約，已是深夜十二時了，好友張曉景代表偕夫婿劉信誠先生因為我們在芝加哥的耽誤使他們在紐約機場等了四個多小時，又因機場附近找不到停車場，必須把車停在很遠的地方，踏着泥草，步行而來，而天氣又特別炎熱，故人情誼熱忱，

令人萬分感激。

我下榻的旅館，仍被安排在兩年前來美時曾經住過的老地方（HOTEL TUDOR），這裏唯一的好處就是安靜，距領事館也近，在此寄旅的多為文教界的朋友，可以放心。

走進房間已是午夜二時，自華府來此的親友，已早先抵達相候，久別重逢，同是天涯作客，未及整頓行李，即打開了話匣子。自我的旅途談到老友們的現況，從孩子，家庭談到了國家大事，愉快中光陰最容易溜過，

正談得起勁，不覺已是天光大亮。每次來美，經過晝夜顛倒的生活，總有幾天習慣不過來，如今又是徹夜未眠，次日身體即微有不適，體溫略高，只好暫時休息一天，迷朦中覺到好友們跑上跑下，不知跑了幾次，一會兒茶呀，一會兒水呀，就這樣把我的病沖走了，出外靠朋友，此言不虛。接着便與夏總領事功權先生暨 蔣夫人的秘書王女士探詢安排請謁蔣夫人的事。

### 晉謁 蔣夫人

#### 慈暉安和

七月三日，我在紐約市



本文作者趙筱梅女士（左）離台赴美前在機場留影。右為中央日報採訪副主任劉克銘小姐。

郊的一所別墅裏，晉見了卽別年餘的 蔣夫人。夫人的行館，是借住距紐約一小時半車程的郊外，那是孔故院長祥熙以前的宅邸，寬敞的院落，顯得特別幽靜，我們準五時到達，甫行落坐，夫人即在護士小姐的攙扶下來到樓梯口處了，右手持杖，身穿白底黑花長旗袍，髮式極為光潔整齊，我肅立，趨前輕輕攙扶。夫人，經過一條不短的走廊，服侍夫人坐下後，深深鞠躬，敬向夫人請安，仰見慈顏和悅，微笑頷首。夫人一面示意叫我坐下，一面溫和的說：「你辛苦啦。」

我立即起立回答：「託 夫人的福，旅途一切都平安。」當即將自台灣帶去的萬壽茶敬獻，這是在台灣參加比賽獲得冠軍的名茶，清香醇馥。另外也把「西湖職校」我的學生們製做的「永懷 蔣公」各項紀念品呈獻，以表達全體師生對 蔣公永遠崇敬與效忠的誠意。

夫人看着各項物品，嘉許的說：「你想得很好，謝謝你們，你來了就好，不必帶這些東西，我沒有送些什麼給你……。」

我聽到夫人這樣嘉許，敬謹的回答道：「自幼蒙受 夫人教誨栽培，些許孝敬心意，怎當得夫人言謝？」（筆者自民國二十七年蒙夫人指派擔任戰時兒童保育院長起，四十年來均在夫人領導之下從事婦運工作。）夫人指着几桌上的茶點說：

「這些蛋糕是特為你做的，很新鮮，可隨意吃點，不必拘束」

我當即向 夫人報告此次來美的任務，並將預定在「東西文化中心」出席會議時的講稿恭呈



(二左)人夫園柏徐(三左)士女梅筱趙者作文本與年七十四國民人夫統總蔣  
。影合(三右)人夫聲頌關(左)人夫杰世王

鑒閱，請示有無指示，我說的英文稿，在國內曾經請由新聞局暨觀光局顧問摩沙先生（Mr. Spencer Moosa）校正嗣又再請旅紐約學人毛春帆小姐潤色，毛小姐執教紐約大學，專攻國際政治與外交，一向對國內暨國際政治研究極有心得，此次並願與我一同到夏島去代我宣讀報告全文。

夫人一直很細心的聽我報告完畢，然後鼓勵我說：「你們替國家多做點事很好，我在養病期間，醫生囑我不要多談政治，你的稿子我不必看了，很好。」本來王秘書曾與我商量，為了不使夫人操心，避免報告有關政治問題，此時一時大意，深自譴責，話題乃改變到舊事的漫談，仰對慈顏，由夫人的丰彩與溫語笑貌，使我回憶到三十餘年前重慶的時代，不

禁脫口而出：「夫人的丰彩，仍是與在重慶時一樣。」

提到了重慶時代，夫人特別有了興趣，於是重慶而談到了抗戰，夫人還特別提到抗戰期中蔣公堅苦卓絕的領導，終於贏得勝利，共匪雖無恥的想竄改歷史，隱蔽世人，但鐵的事實勝於雄辯，最近美國各大報紙也都不斷刊載有關中國抗戰是蔣公領導的忠實論述。

本來說過不談政治，結果話峯迴轉，又談到政治上去，夫人雖在養病之中，但仍然關心國家的大事，和世局的變化，憂國憂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記得兩週之前曾經在台北恭讀夫人期勉輔仁大學畢業學生的贈言；有謂：「我們為達成人類自由精神守護者的目標，應當踏實地研究真知實學，尤其其解求知的方法，意識到人類知識的效能和極限。」每印證共匪無恥意圖竄改歷史的罪行，我想到了自己的責任，我必須在教育工作者者的崗位上，更竭盡心力，把學校辦得更好，使我的學生們個個懂得也做到蔣夫人所指示的「踏實地研究真知實學」才不辜負夫人對我的愛護。就在這一瞬間，我的思潮湧出了許多具體的工作遠景。

為了盡量避開政治問題，我把話題再度引回國內的瑣事，首先報告全國軍民同胞對夫人的關懷，再談到「婦工會」的工作，尤其「齊家報國運動」在中央黨部張寶樹秘書長的支援協助下，做得有聲有色，績效很好。「婦聯會」方面王亞權總幹事領導大家，依循夫人的指示努力去，各項工作均有積極的表現。至於「祈禱會」



「華興育幼院」、「振興復健院」等也在正都常的發展，請 夫人放心。最後又將陳故副總統夫人譚祥女士問候之意轉致。夫人對每句話都聽得很仔細，頻頻領首，提到陳夫人時，更親切的說：「她是個好人，請代我問候她。」夫人態度的從容安祥，一室之內，如沐春風。

看看腕錶已近六點了，夫人已經給我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真是平生最大的光榮，爲了 夫人的健康，實在不敢再逗留下去，乃與夏總領事起立鞠躬辭退。

夫人也同時起立，我很自然的趨前攙扶，夫人說：「不必攙扶，讓我自己走走。」

夫人似乎有意讓我們知道她的健康狀況良好，果然持杖舉步，獨自行走，但護士小姐仍然很恭謹的在旁攙扶。我順便報告說：「夏總領事的公子今天也同車來了。」夫人答說：「很好，讓他們玩。」一會兒，樓上送下了糖菓，傳話是特別給夏公子吃的，夫人對晚輩的慈愛，真是無微不至。

夫人上樓後，我們繼續與王女士歡敘，承她詳細的將 夫人的生活見告，她說：夫人的主治醫師是位很權威的女醫師，對 夫人生活的照顧調護極爲細心，自然也極爲嚴格，她說夫人沒有任何嚴重的病患，只是以前車禍舊創，再加 蔣公崩逝的憂傷，所引起的時疾，現在經常在做輕緩的健身運動，飲食睡眠均極正常，王女士並以今天的事舉例，說明夫人的生活，她說：夫人今天爲了接見你，特別換穿旗袍，頗不方便，我曾報告 夫人，趙筱梅委員是舊部，不必過於拘禮

，但 夫人說：這是禮貌，不可疏忽。

聽了王女士的談話，益增我的不安，也更使我感覺到今天的殊榮，我不由的默默祈禱主賜福夫人，早日恢復健康。

王女士引導我們參觀了行館的環境，這是一座清幽的二層樓房，大大的庭院，各種花木均修剪得整齊有緻，我們在一間孔故院長生前的書室裏，參觀了陳列着的各種勳章，使人想到這位功在黨國的元勳，是如何以他的生命智慧輔助元首，完成了北伐統一抗戰大業。

在孔故院長與孔夫人的遺像前，使我回想到了 一段往事：

那是民國廿九年春天的某一個下午 蔣夫人在歌樂山官邸召見我，我懷着一顆喜悅興奮的心登上山去，年輕人少不更事，從來不知憂愁，更不知畏懼，在會客室等候時，一位雍容和藹的夫人走了出來，朝着我笑問：「你就是趙筱梅？」

「是的」我回答說。

「很好，這個給你吃吧！這是 委員長剛才吃過的，祝你好運。」

「謝謝」我看到兩個粽子放在我的面前。

此時我忽然意識到，這位夫人必然是貴婦，事後方始知道，就是孔院長夫人，我就是這樣戲劇性的第一次見過了孔夫人，算來這是將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孔夫人早已歸主，我也漸入老境，人生朝露，令人感慨系之。

辭出行館，已是晚上七點，計自五時抵達，已經在此整整兩個鐘點，承夏功權總領事賢伉儷堅邀到中國城吃海鮮。是日適爲美國國慶前夕，入晚很多商號酒店已經打烊度假，只有在中國城，才找到了適當的座位，夏總領事擔任繁忙的工作，但有幸福的家庭，美麗精幹的夫人，是他的大幫手。

(未完)

#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 四十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包羅萬象，美不勝收。